

板本學

方旭《蟲齋》版刻略考

郭明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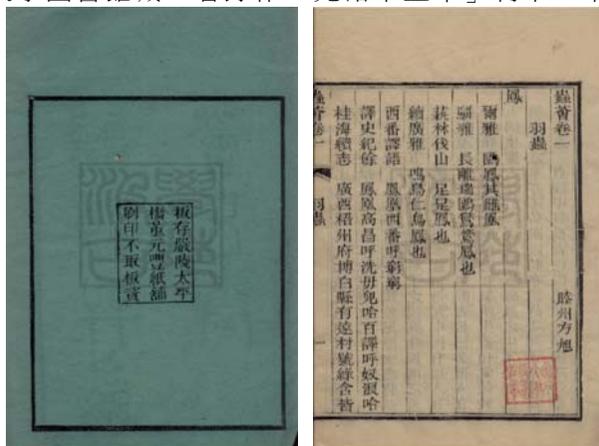
筆者有機會參加臺灣古籍保護學會舉辦之第六屆古籍保護學術研討會。筆者在第三會議室聆聽相關報告。下午首場次承林理事長要求筆者進行發言。筆者對西南大學圖書館黃菊老師一篇談該館新發現《蟲齋》一書版本問題有些想法。當時僅以關鍵字粗查此書，資料不多，大多言此書版本有三，即光緒十六(1890)年刊本、嚴陵太平橋董元豐紙鋪刊本與光緒廿三(1897)至廿六(1900)年《刻鵠齋叢書》本。當時筆者僅發言略稱，前二種應屬同一版本，屬於私人與書坊合作模式所刊行，第三種叢書本則與前兩種應有相當關係。按，筆者研究認為，雕版印書發展以來，一般文人非有財力均無法刊印自己著作，而文人多半希求自己著作能夠刊印，留名萬世。因此，書坊與私人合作刻書模式油然而起：文人提供文稿，交由書坊刊行，事成，文人可取以若干，書坊亦可刷印販售。

《蟲齋》一書版本，不僅未見完整討論，而且前人說法，或有問題，然輾轉流傳，幾見定論。會後，再稍檢索是書各版本，發為本文，期能對此書刊刻流傳有所認識。

筆者先依一般所著錄《蟲齋》三種版本作討論：

(一)光緒十五年(1889)年刊本

此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著錄作「光緒十五年」刊本，未知其由。



北大藏本書影

*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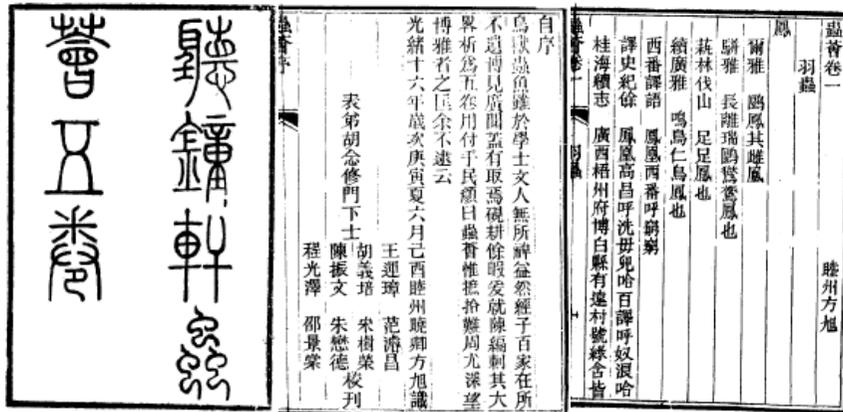
又此本有牌記，作：「版存嚴陵太平橋董元豐紙鋪刷印不取版費」，即前所述三種版本之「嚴陵太平橋董元豐紙鋪刊本」。依此牌記推斷，此本應非董紙鋪所刊，董紙鋪僅負責刷印。

版式雙欄，每半葉十行、廿一字，版心白口，書「蟲蒼卷一」，單黑魚尾，魚尾下篇名與卷數。卷端題「蟲蒼卷一 睦州方旭」。

(二)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刊本

此本北京大學亦藏一部，除此之外，又見《續修四庫全書》冊 1120 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

此本前有扉葉，作「聽鐘軒蟲蒼五卷」篆文，扉葉後為庚寅孫詒謀序，孫序後有光緒十六年方氏自序，自序後又有校勘題記：「表弟胡念修，門下士：王運璋、范濬昌、胡義培、宋樹榮、陳振文、朱懋德、程光澤、邵景棠校刊」。自序後為總目。版式行款同上部。



《續修四庫全書》本書影

筆者言第一、二兩種應屬同版所印的主要根據是兩本卷端斷版處同，文字字畫亦為一版所印。第一種著錄「十五年」刊本頗不合理，蓋第二種前諸序皆著錄庚寅(十六年)，第一種應亦同，否則無法解釋為何斷版與文字相同。惟一可以解釋的就是此書當年刻印為方氏委之董元豐紙鋪，其後亦委之董鋪刷印，故兩者牌記不同，內文則為同版所印。古時雕版印刷非家有資金則不易刊行，因此發展有私人與書坊合作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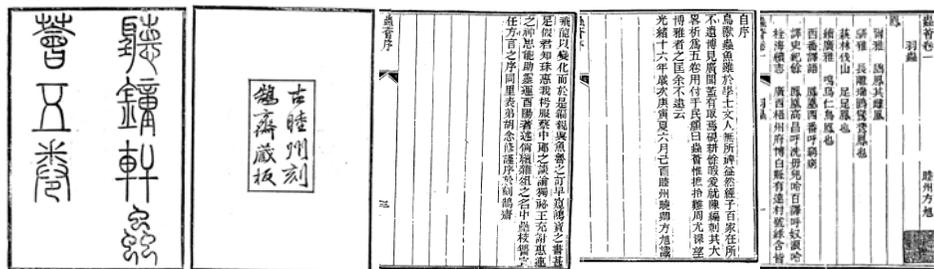
(三)光緒廿三至廿六(1897-1900)年《刻鵠齋叢書》本

《刻鵠齋叢書》共收書十六種¹。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該館藏本

¹ 黃文作十七種，然實為十六種。此十六種為《易義來源》4卷、《尚書通義殘稿》2

分別有臺北廣文書局(單行)與新文豐公司(《叢書集成續編》冊 83)影印。是本前有扉葉，與光緒十六年本同，但似非同版。扉葉後有牌記，作：「古睦州刻鵠齋藏版」。首為庚寅孫詒謀序、次表弟胡念修序、次庚寅兄方心泉序與光緒十六年自序。惟自序後並無胡念修等人校勘題記，次日錄。又每卷後有「胡念修校」數字，此為十六年本所無。其版式行款同上二部。

按，方心泉序：「余家原籍徽歙，太高祖清來公始挈眷遷嚴，其生平好善，急公義舉，略見於邑乘。生子五，分恭、寬、信、敏、惠五派，曉卿，余寬派弟也。咸豐辛酉，粵匪再犯郡時，曉卿僅五齡，幸其長母舅芸臺胡公襁負出城，送養江淮外祖任所，歷有餘年，復蒙其次母舅式慕教育兼施，俾克成立。於光緒元年春回籍，應童子試，冠軍，旋於八年分食餼，而余寬派宗祀，因此不墜。則是兩舅氏之大有造於曉卿，不獨寬派先靈感且不朽也。惟曉卿少嗜古，不屑經意於時藝，長而彌篤，積久遂有《蟲薈》一書，就正於余。謂此專事綴拾，欲取以問世，誠恐為大雅譏。余爰憇惠其亟付手民，又從而進曰：『俗情以科甲為榮，余近六旬，殆以明經終矣。門第重輝，惟爾是望。』繼自今其急致力於八股、五言，一以舉業為宗，將累葉積善之祥，或於爾啟其鑰也。勉乎哉，勉乎哉。庚寅夏惠派兄心泉承溥書。」此篇對方家世系生平與著書有所勾稽。又知胡念修為其表弟，應其母舅之子弟，家境應較富有，可以代為刊行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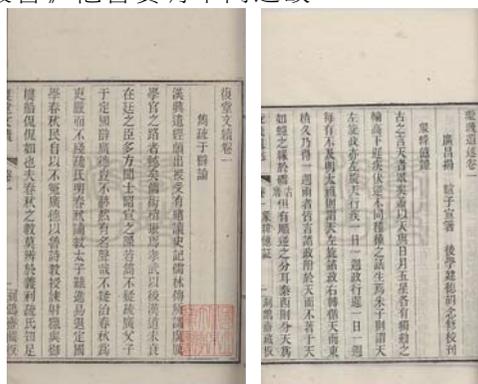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本書影

此本與前述兩種卷端文字與斷版處皆同，惟有先後印差別。筆者推測胡念修其後自董元豐處取回書版，將之收入其編之《刻鵠齋叢書》，重刻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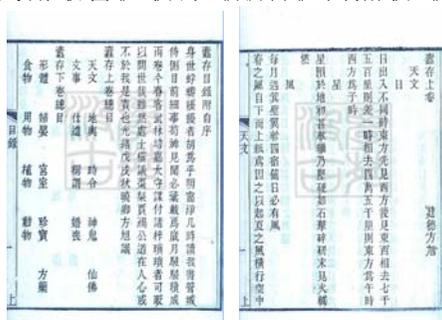
卷、《景定嚴州續志》10 卷附跋、《蟲薈》5 卷、《懺摩錄》1 卷、《潘瀾筆記》2 卷、《紀慎齋求雨全書》2 卷、《嚴陵集》9 卷附跋、《汪容甫先生詩集》6 卷《附錄》1 卷、《息園舊德錄》1 卷、《復堂文續》5 卷附跋、《四家纂文敘錄彙編》5 卷、《璇璣遺述》6 卷《圖》1 卷、《綠羅山莊駢體文集》12 卷、《崇雅堂駢體文鈔》4 卷、《問湘樓駢文初稿》4 卷。

增加念修與心泉二序，並刊除校勘題記，新增各卷末「胡念修校」字。蓋此版與胡刻《刻鵠齋叢書》他書實有不同之故。



《刻鵠齋叢書》他本版式書影

因此，雖說《蟲薈》有三種版本，實際上應該只有一種，為同一書版所印。而稍作寬鬆標準來看，叢書本與十六年本可視為兩本。以下筆者試擬此書刊行過程如下：方旭完成此書後，無法刊行，或由表弟胡念修及其門人校對後委之董元豐紙舖刊刻。待刻成後，亦委之董元豐刊印。此時當在光緒十六年前後。董紙舖刷印之本與胡念修(或說方旭)所得本在扉葉、牌記有所不同。方旭另著有《蠹存》，光緒廿四(1898)年刊於杭州。根據《蠹存》序言：「今春客武林，幼嘉太守謀付諸梓，瑣瑣者可取以問世哉？」而此時，方旭表弟又蒐集鄉邦文獻，欲輯刊《刻鵠齋叢書》時，取原寄存董元豐舖之書版，略加修訂收入。故《刻鵠齋叢書》收有《蟲薈》而無收《蠹存》原因在此。



《蠹存》書影

最後，在對《蟲薈》一書版刻有新的認識後，西南大學圖書館所藏為何本，亦可重新論斷。由於該館判定館藏為叢書本，然缺第一冊，因此必須核對館藏本卷末是否有「胡念修校」字方可確認之。現提供筆者所見，希該館重新判定時能有所依據。